

家在海南

毓秀万宁  
挥毫间

■ 卓桂勇

谈万宁书法，不能不说万宁人。说万宁人，又不能不说万宁的风物、文化……

万宁山水毓秀，只有走得远的人，万宁人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，也才能体会到“美不美，家乡水”这句话的深刻意蕴。

“万州八景”自古扬名，确有奇观。“万宁十大海湾”，自成风景。大诗人田汉笔下“琼州多胜地，此岭独巍然”的海南第一山东山岭，怪石嶙峋、异洞幽深、海眼流丹、冠盖飞霞，该地所产东山羊、和乐蟹独占海南四大名产之半壁，美味自不待言。

“一带中分巧别清朗浑厚境界，两洲并立尽揽翠秀雄拔奇观”的大洲岛，从岩奇礁林立的山钦湾及石梅湾、日月湾、大花角、六连岭等，各有特色的灵山秀水陶冶着万宁人，男人勇敢豪放，女子刚烈多情。

说起万宁书法。2014年2月万宁市被授予“中国书法之乡”时，中国书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赵长青说：“万宁拥有良好的书法文化氛围，作品众多，书法人才辈出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万宁籍国家级书法家达13人，省级书协会员35人。万宁书法能有今日殊荣，自然与万宁人的气质性格和文化传承分不开。

我想象，北方的孩子是在冬雪上写字涂鸦的。万宁众多的海湾，其沙白如雪，细软好写字。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刚上小学，才懂得几个字时就开始拿着棍子在沙滩上写字，互相比，看谁写的漂亮。特别是海浪刚刚过的沙滩，平铺如纸，写字最是过瘾。那时纸笔墨都是奢侈品，写春联时才能见到，字帖没有，各家春联就是现成的字帖……这也许就是万宁书法最早的启蒙。

说到春联，自古以来，万宁人对此有着独特的偏好。春联书法乃万宁一奇葩，几乎是村村有书家，家家出秀才。村与村比，家与家比，而公认的高手则在新春到来之际齐聚于镇墟、县城，竞相亮出自己的功夫，现场写卖，看谁的春联卖得火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间，东澳镇新潭村写得一手好“麦（华三）”体的刘东科春联甚是抢手，邻村的钟姓老师则以一手欧体楷书与其争锋，而东澳文化站职员杨运新的行书硬朗俊秀，颇有才气，甚受欢迎。那时，一些有名气的民间书家，单春节期间写春联就可赚数千元。当时，万元户可是有钱人的代名词。更有相当部分家有小秀才的，家长便鼓励孩子自写春联，尽管略带稚嫩味，但勇气可嘉。笔者自初中起就爱上书法，只稍一二年功夫，家族里的春联都让我写，偶得长者表扬，心里美滋滋的。2000年，二侄儿同时考上名牌大学，我家春联是这样写的：“骏马奔驰三千里，雄鹰展翼九重天”。而姐姐办的厂门，则写道：“众人齐心厂必旺，兄弟合力可擎天”，虽不敢说多好，但原创作品意合家境，总是万宁人喜欢的。后来，春联也可印刷卖了，好多贪省事的人便不再用手写春联，但印出的毕竟呆板，岂可与手写比。至今手写春联在万宁仍大行其道。

从春联而到书法，复兴也只在近二三十年左右。经济发展，人们收入提高了，才有条件购纸笔墨字帖。书协应运而生，展览与交流走上常态，更激发了万宁人对书法的热情。办书展，交流书艺活动日渐增多，爱好书法者越来越多。吴东民、吴开英、欧阳飞等一批书家的出现，更奠定了万宁书法在海南书法界的地位。魏家喜、王兴雄、陈洪等一批万宁书家也各有造诣，在海南书坛占有一席之地。更有散布民间的书坛高手，数不胜数，构成了当今万宁书法的鼎盛之势。万宁这些或在圈中，或在坊间的书法家，尽管他们的书法造诣各有高低、风格也不尽相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他们的书中浸染着万宁人的性格气质特点：豪放飘逸而又沉稳雄奇，收放有度，奇正相生，笔划间透着一种豪气、霸气和秀气！这也许正体现了字如其人的说法罢。

流年剪影

■ 刘泽林

高考改变了每一个人，我也不例外。

我的高考在1988年，那一年似乎风平浪静，没什么特别。但事隔多年再细细回想，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。

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标志，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年，深圳、厦门等经济特区已经崛起，成为中国舞台的响当当的角色。海南也是这一年建省，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省份。当时在学校，这个消息是作为时事政治的一部分，从没想过多年后会来到这里。河西走廊是边远之地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农耕文明的黄金时代，节奏缓慢而温馨，东南沿海活跃的音符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旋律。

那一年高考是在7月7日、8日、9日三天，家里给了点钱，早餐可以在小店里吃碗面，自个去了考场。考完家里人也管，没人问，完全没有今天高考的那种仪式感。考试完后就是估分，填报志愿是在分数没有公布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基本是盲人骑瞎马。接着是漫长的等待。

高考完了，身心得到了放松。正是河西走廊麦收时节，这片祁连山下的土地，因为有了黑河水源源不断的浇灌，便享有了“金张掖”美誉，自古以来富庶自足甲于河西。丰收在望，平畴沃野一片金黄，可以听到麦粒爆出的声响。麦收不能有丝毫

耽误，农村都急着收麦子，割麦打场都是很辛苦的农活，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但我们住校的几个农村学生都借故没有回家，在城里盘桓两天，回到家时，家里麦子已经收的差不多了。对于十年寒窗的我们来说，高考之后让心情放松一下，应该是能够获得家人谅解的，但这样的偷懒对于出身农门的我们似乎还是不应该，多年想起这个细节，内心还是有轻微的愧疚。

在上高中之前，大学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遥远世界。我的初中是在梁家墩中学上的，在这个农村中学，两百个初中毕业生中有一个能够考上师范，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初中毕业时，我们几个学习好的获得了学校推荐考张掖师范的资格，但正式考试下来，全部落败。再读下去，我也看不到前景，于是初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许多张掖农村孩子都走的一条路，跟大哥他们到青海长途贩运蔬菜。张掖是河西的江南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适于蔬菜种植，而寒冷的青海，则常年需要张掖的蔬菜。这也成为张掖人的一个不变的生意，一条谋生和外出的道路，也成为我第一次出远门走的最远的路。

在外面贩菜半年，父母觉得这么混下去终不是个办法，死拉活劝地总算让我返回初中复读。复读生是没有考师范资格的，我的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上高中。还好，我最终考上了张掖四中这个重点中学，分

抬眼低眉

军人的乡愁

■ 蒋津冀

每逢八一建军节，总有一抹难以言说的情绪，悄悄爬上心头，或孤独，或清冷，或温暖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细品之，原来，那是一壶浓浓的乡愁。

18年前的冬天，高中毕业的我穿上了军装。在一个下雪的清晨，踏上绿皮火车，跨黄河，过长江，到江南，近40个小时跋涉后，到达位于闽、浙、赣三省交界处的一座军营，开启了一段军旅生涯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一份从未有过的思乡之情，悄然滋生。

那时候，军营里没有电话，更没有网络。营区外有一小店，驻地老乡开的。他那店里，所有的物品都不入我的眼，唯店门口那部电话，皆因那电话能打长途。我在艰苦的训练之余，时常隔着军营大门望着小店。很多时候，我真想冲出营门，扑向小店，抓起电话，拨回家里，听听父亲母亲的声音。可是，部队有纪律，非特殊情况，干部战士一律不准踏出营门半步。于是，我只得抚摸着值班室那部内线电话，沉思良久。乡愁，是那部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电话啊！

指导员是“过来人”，岂能不知我的心？他扶着我训练时受伤的手臂，悉心揉搓、按摩，拿出红药水，精心涂抹。我发烧了，他亲自下厨，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面条，亲手端到我面前，亲手将药喂到我口中。夜深了，他陪着我，漫步于训练场上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现在，你想爹娘，想家，这只是短暂的。以后，你会想这里，那是长久的。”

当时年少，哪里懂得指导员的话中之意。只是片面地以为，他在做我的思想工作，鼓励我安心服役。大概三个月之后，我适应了军营生活。我用最传统的方式跟爸妈联络——写信。每当夜深人静想家时，总会拿出纸笔，抒发乡愁。站岗时，矗立在哨位上，抚摸着钢枪，仰观冷月，那一缕缕铺天盖地的乡愁，就在那明晃晃的月光里，就在那冷森森的枪刺上。

五年后，我退伍了。摘下领花，卸下帽徽，泪流满面，告别营房。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，躺在母亲为我精心准备的席梦思床上，本想睡个安稳觉，却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我的脑子里，装的全是老部队、老战友，还有那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明晃晃的枪刺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条，那一瓶指哨位上为我擦拭伤口的红药水，那一轮哨位上的冷月，营房外小店的那部电话……此后多年，我的脑子里，这些东西能轻易取代。

本以为，脱下军装回到父母身边，再也不会思念故乡，那份浓浓的乡愁会戛然而止。谁知，在离开军营后的第一时间，又一份新的乡愁不期而至，直至蔓延。第二故乡，一个独属军人的庄重词语，始终镌刻在心里，多年来，从未褪色，永不褪色。

又逢八一，一份美丽的愁绪，别样的情愫，静悄悄地浮现，萦绕心间，那是军人的乡愁……

我的高考

在2班，这是一个从农村选出来的尖子班，基本都没有学过外语，我的入学成绩应该是排在第二位，在徐克苦之后。1班也是重点班，大都是从城市里来的学生，入学成绩比我们高出几十分到一百多分，差距可想而知。

高中生活的全部意义，对于来自农村的我们来说，就是取得一张跳出“农门”的车票，为了这张车票，我要跟着高速运行的火车奔跑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差别，我们从小就看得也感受得到，农村艰苦，有干不完的农活，看不到边的艰辛付出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无处不在。有人说，学校就是一个象牙塔，读书的意义是为了心灵宁静，为了上下求索，为了更遥远的理想。但在那时候的我们，不是我们没有高远的理想，我们的理想很实际，就是摆脱现实，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，诗和远方、情思悠远，对我们是不可想象的。

那时，刚一入校，在人生理想还处在混沌未定的时候，老师们立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，班主任吕银年一天都不少的聒噪，让我感到了大学分明就在不远处，美好的人生通过奋斗就有可能实现。初中基本没有学过英语，这就是高考的大敌。有不少农村来的学生选择了放弃。高中阶段，我花大把的时间学习英语。苏红伟是个年轻的英语老师，他的鼓励包容也使我的英语水平一天天进步，到高三时达到班上中上水平，没有拖高考的

后腿。所以，很多年后，看到河北衡水中学、安徽毛坦厂中学这样二线城市涌现出的一流学校，排除一切干扰给学生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心有戚戚，感觉特别能理解。

虽然等待高考放榜是一个令人心焦的过程，但结果并不坏。在差不多一个月的等待之后，我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天，到学校拿到通知书后，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，骑着自行车回家报喜。算下来，我应该是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，而且是重点大学。家里人的喜悦自不待言。录取后要办理一些手续。其中一件是要交300多斤麦子到公社，应该是办理农转非用的。那一天，大哥和我一起用马车把这些麦子送到公社，过了秤，办了一个什么手续，好像我就成了城市户口，从此就要吃商品粮了。多年后，这个事我问过其他考上大学的同学，他们似乎没有办过类似事情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天天都是好日子，录取的消息在村子周围满天飞，所到之处，是人们的祝福。快要离开张掖的那些天，父亲请了几个长辈，买了些肉、鸡之类，在家里搞了些好吃的，庆祝一下，有送笔记本的，有送钢笔的，都是用得上的实在东西。那时候爷爷还在，身体健康，饭量很好，场面非常温馨。

对于一个农村长大的人来说，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大学不仅意味着身份的改变，更意味着外面崭新的世界。



《送兵图》(国画)

黎盛健作

草木芳华

捡花香

■ 安歌

晚间要去散步锻炼时，果子问：可有暗香浮动？

我答：有的，鸡蛋花开了呢。今年天热，苦楝2月底就开始微露其香。整个3月的上半月，屋子周围四棵苦楝从不同方向举起她的香气在我的屋子里荡漾，人立树底时，要忍不住用力呼吸，直想把苦楝树整个吸进自己身体里去，风一摇，树一动，花香也翻滚——其路无限，不知所终。3月21日苦楝花落尽，鸡蛋花初露其容。期间夜来香一直在香着，若泼洒的花露水——春天，行在院中林中，空气里香气轮番转递，让人忍不住去闻：是什么花呢。一转身，香气又变了。

花香夜间要好，最好是一阵风吹来的花香。熟了花草，也熟其香。风中闻香，也有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的旨趣。院里香花鸡蛋花开得最久，从3月至11月，今年天热，老树去年年终了也还有花缀枝头，还曾担心它开疲累着春天会没力气开，三月触四月，它又在枝头尖梢绽出旋转的黄白苞蕾；其次便是次第的白兰花；以前有株夜香树，雨夜远闻也好，消失后，现又添了桂花，只有一株；糖胶树花香蛮烈，喜欢的人不多。

雨中闻花香又有不同，暴雨与细雨也各有分别。

若是早晨中午晚间忽而飘的雨，天地间似乎只有它在说着自己。但是或者还有玉兰，被雨东西南北地撒落一地，但其静香愈深静：细雨会叫醒花香么？床头褥旁鸡蛋花也是在细雨中捡回来的，其静香凝远也带有雨中的天，天中的雨。

若雨水是大且猛的，花便会自树上奔下。沾泥带水的鸡蛋花，白兰飘零于地，或因被击打，落得太突然，每朵花似都有一张孤儿的脸，甚至失却了香气。或是暴雨的力量把花香压进花里了吧。捡它

们回来，冲洗干净，要放一会儿，花的香才缓缓醒过来，再缓缓地荡漾开来……似晨光叫醒的鸡蛋花玉兰果树在我屋子里说着话儿。

鸡蛋花初开便落。七月初捡的鸡蛋花含苞未放，尚旋在自己里面，香也是抑着的，便整朵掉落下来——这样就可以落花了么？花开20日余，再捡落花，五瓣开张，满地的花朵艳艳欲语，让人捡得放心。

捡鸡蛋花，常有人过来问：你捡它做什么呀？我也常答：放屋子时闻它的香呀。对方的表情是疑惑的。也有位阿公过来教我：鸡蛋花蒸蒸再晾干，颜色不会变。与梅分享此公之说。梅随口就答：他只是想卖弄他的知。但当时的我却没有往卖弄上去想，在梅的解说下也没有。

晚间捡了鸡蛋花回来，客厅里荡漾着它的香，书房是春日茉莉香，走在这轮番转换的香气里，不由想到“行走时随风细细”，相较而言，茉莉花香更“细”些……行至阳台，月光冷不丁地落脚下，抬眼却看不见天上的月——它被屋檐挡住了。但有这香气迂缓，也可以是暗香浮动月黄昏。

说到捡鸡蛋花，花友羽靓说：现在想想，我倒捡的多捡的少。不过，还是捡好，蹲下去的样子就有虔诚和认真，那已落地的花朵为此生出了些许感动也不一定呢……

豆友见晴说：我是捡了（鸡蛋花）来，然后拿类似酱油碟高度的小圆碟子，里面放一点水，接着把鸡蛋花像平时养花那样浸着它的花梗，然后放在室内阴凉处，一进门就能闻到鸡蛋花的清香呀！——我只是顺天望风闻花香，见晴已可以为花造境了，或者待我有了心境，也学学她做只鸡蛋花的“碟子树”。

鸡蛋花性凉，鲜花干花都可用水泡做凉茶，喝时忆里各自香。

诗路花语

红棉树，英雄树

■ 倪俊宇

狂啸的风，暴风雨  
在躯干折叠深邃的沉思  
枝头，燃烧着  
为消除贫穷  
而在刀尖上奔走的人们  
红棉璀璨的憧憬

一片绿叶记录一个情节  
一瓣红花凝着一段壮歌  
树下飘动宿营的篝火  
吊锅里，欢腾着  
明天的话题与野菜汤  
枝杈间，尖啸过  
坚守阵地的如雨飞弹  
绿荫里，漫卷过  
撕破重围的硝烟

哦，六连岭的红棉树  
狂飙的思想  
开成一树灼灼红花  
赤诚刚勇的热血  
染你灿烂似火如虹  
琼崖大地举着你呵  
举着如椽大笔  
在历史的浩浩蓝空  
书写悲壮与沉雄的不朽

忆椰城哨兵

■ 孙治福

沿着古老的椰城  
在一个更古老的角落  
岁月从这里穿过  
留下“三科”的名字  
木梁砖瓦构筑的老宅  
“八一”军旗招展  
五角红星闪烁  
军人坚守  
枪在手中握  
志于苦中磨  
摸爬滚打练硬功  
风雨里上哨所

琼安胶园

■ 黄平

合口山高雾绕萦，  
百年胶树耸云生。  
昔时何氏耕荒莽，  
今日琼州洒稼营。  
三载嫩苗风啸傲，  
十春老树乳滴清。  
华侨创举惊天地，  
农垦青蚬万古鸣。

母亲

■ 王辉安

故乡田野的脸颊  
印有童年的眷恋  
母亲牵着季节的鼻子  
犁开光阴的年龄  
在布谷鸟的回声里  
播下命运的种子

守望热切  
汗水膜拜  
多情季风孵化一个秋天

雁声北归  
摇不落故乡乡思  
母亲捡拾一地新鲜岁月

母亲老了  
笑容还年轻  
眼里恬然清淡  
青山在瞳孔里映着倒影



扫描二  
维码  
关注《文化周刊》

投稿邮箱  
hnrzpb@163.com